

她是美濃中壇望族之後,父親是旗楠株式會社(客運公司)的社長。住家迄驪整個街區,包括許多日式房舍和大小庭院,小時後八個兄弟姐妹便在自家庭園穿梭嬉鬧。即使在物質拮据的日據時代,也尚有日本進口的牛奶餅乾及水果糖當點心。父親每年至日本避暑時,便由母親及幫傭伴著他們。

他是澎湖白沙鄉民移居旗山的第二代,父親 是萬花堂餅店的老闆。在四個兄弟中排行老么, 自小古靈精怪,穿著哥哥們使用過的寬大衣衫, 露出細細的四肢,課餘時帶著家中的大狼犬跑遍 中山公園所在的小丘陵。由於年幼時常被忙碌的 母親背著四處工作,一哭鬧便塞顆糖到他嘴裡安 撫,導致他成年後一口爛牙。

她在旗山小學畢業後考上屏東女中,住校熬 了三年,成績優異可直升高中部。原盼望經由高 中考醫科,直取醫生之職。然而父親的家業在國 民軍來台後逐漸散去,最後僅剩大大的日式房舍 和庭園,居住不成問題,但成串弟妹們的教育經 費根本沒有著落,經濟上的窘境,迫使早熟的她 硬生生放棄杏壇大夢,選擇當時的女師就讀,畢 業後回旗山任教職,幫母親繼續栽培弟妹們。

他則一路由南一中的作文常勝軍,一舉考上台大法律系,父親由原本的不贊成,轉而為到處誇讚他,甚至親自提大皮箱,帶領他上台 北註冊。家中的事業由餅店改為販售米糧,在父 親和哥哥們日夜勤做下,生意蒸蒸日上,逐漸崛 起為旗山地方上的新貴。

就像所有愛情故事的男女主角,他們自身 品貌出眾,自然感情生活不會一直空白。她自 就讀女師起,便有校外活動時認識的華僑寫信寄 禮物。回旗山教書時,同學的兄長藉機來認識,



更有醫科學生透露愛慕之意。時值日本全國瘋狂 追逐新科皇太子妃 — 美智子,而她恰也習於使 用和太子妃同式樣的髮帶,「旗山美智子」的稱 號遂不脛而走。

他則自台大畢業後成為預官,以中校之職 擔任軍法學校教官。假日回到家鄉旗山時,軍 裝筆挺,家道殷實,又是名校高材生,是山城 中的黃金單身貴族,親戚的女兒、各方名媛均 託人探問。但是説也奇怪,看遍眾多的淑女,竟 沒能找到心上的那個人。這個情況看在他二哥眼 中,某日閑閑問起:「我有個學生,目前在旗山 任教,介紹給你如何?」「長得好看嗎?」「他 們家數個姐妹長相全像日本娃娃(很端正)」。 這下引起好奇心,但畢竟未親見其人,有些不放 心。恰逢每年小一新生入學,他便自告奮勇帶小 姪女入學,實則欲一探佳人容顏。 入學當日,眾多新生由家長陪同,各班導師則分別現身。他的目光在一名繋著黃色髮帶,笑意盈盈的美女步向他們時被攫住了,那感覺套一句他本人口中的驚訝:「如同一隻絕美的蝴蝶般翩翩飛近了!」不知情的她含笑低頭和小姪女打招呼,他則在一旁呆若木雞,高中辯論比賽時的口才不知消融在何方。回到家,便急急找到二哥,請他必定要幫忙獲取佳人青睞。二哥聲明,介紹可以,追求則各憑本事。

由二哥出面,以借書為由,派他去取書。因是舊日師長所託,她毫不在意,任務完成便了。誰知第二天便接到他情辭並茂的謝函,這也罷了,竟然連第三日、第四日都有信函來到家中,篇篇情真意摯,令人動容。她當時不知這位昔日南一中校刊寫手,正用盡畢生的才情,在爭取他心目中的夢幻女神。坦然如她,只當閱聞平



常書信,倒是心思靈巧的妹妹發話了:「二姐,他要追你。」「怎麼會,只是謝函而已。」只不過這謝函越來越不普通,日日到來不打緊,滿紙的情意,似乎讓信紙都有了温度,這温度悄然漫上她的心頭,他超然的文筆,漸漸動搖了她只願當普通朋友的初心。

終於獲得她的首肯,兩人計劃出遊,卻卡在 她受過日本教育的母親這關。見多識廣的長者頗 在意他底蘊深厚的家道,認為家大業大,人多言 雜,怕自己個性單純的女兒會吃虧,以年歲尚淺 為藉口回絕了他。著慌的他忙回家央求二哥,請 出二嫂來當說客。曾任教職的二嫂由各面向分析 家中長輩的性情,以正直家風做擔保,才說好説 歹,讓準岳母接納了他。自此兩人共騎當時在 台灣亦罕見的重型機車,在山巔水畔留下許多 回憶。訂婚之後,他更以大哥哥身分,常在她家 中為諸弟妹們習課業,解惑兼排難解紛。三年後 結婚時,他已是岳父母心目中的最佳女婿。

婚後第二年,他恰有機會至澳洲進修,這是學生時代便蘊藏的夢想。然而當時她已懷上第一胎,一別兩到三年,勢必錯過孩子的出生及成長。幾經考慮,雄鷹展翅欲振千里的心志,轉而成為呵護家庭的羽翼。這樣的決心,隨著三個孩子的陸續出生,只有更加堅定。這期間他已由學校主任晉而成為正式校長,生活中唯一隱憂,是她病弱的身體,他為她遍訪南部地區各名醫,下班後載她星夜求診,有時回到旗山已是凌晨,孩子們安置在岳母家中,沈沈熟睡。幸而經過調養醫治,數年後她的體質改善,便少再發作。



隨著孩子成長,考量教育環境,他們雙雙調 職搬遷至高雄。他歷任國、高中校長及教育局科 長,她則堅守國中教職,兩人全心培育孩子及學 生。哪對夫妻沒有紛爭?但他們有共同的原則, 因此就有絕佳的默契,總能安然協調度過。他是 教育界的7-11校長,學校的事務全天候用心投 入,她是他最佳的後援,家中大小事及孩子的課 業從不讓他操心。每年的生日、結婚紀念日及情 人節,她均會收到情文並茂的卡片或書信,一如 當年猛力追求她時的熱度。她口中笑他老天真, 心花卻依舊如年輕時般開放。

書上數行,卻是人間數十寒暑,孩子們成長 自立了,他們也相繼退休。原以為正是重温兩人 時光的銀色歲月,卻因他積勞成疾,開始頻繁往 返醫院,甚至住院或開刀。每次當他入院,為照 顧他,她的髮便迅速花白。待他出院穩定了,她 的華髮才又悄然冒出。隨時光流逝,肉身軀體畢 竟不是機器,即使用心看護,補充養分,他仍漸 漸消瘦衰弱,終於在一個星期天早上,他頹然倒 下,安靜地離開了她。她的天地瞬間崩毀,那是 靈魂和情感的全然掏空,令她身心俱損,有一陣 子飄飄茫茫,心神完全無從安歇。是子女們擔心 的呼喚聲,讓她不情不願地睜開雙眼,重新看見 這個已經沒有他存在的世界。他們的傳奇終止了 嗎?物質上的接觸已不可能,但心靈層面上呢? 他是她命定的柱石,而她是他永世的蝴蝶,這一 點自他們互相認定的那一刻起就不曾改變,也不 會再改變,即使生離,即使死別。

最美麗的愛情篇章,從來就不只是才子佳 人,而是兩個高貴善良的靈魂,在相遇之際,因 著為對方設想犧牲而激發出燦爛的人性光輝,就 像暗夜中的極光,照亮彼此的生命。如果你的運 氣夠好,便能如我一般親身見證,並從此相信人 間有真情。

(試著記錄爸爸吳英常和媽媽劉梅蘭一甲子的幸 福姻緣,並願天下有情人皆能相守)

